

後就再也沒有聽過樹的聲音了。後來有次我在一個荒廢的舊部落附近，遇見無人記錄過的紅檜巨木群，雲霧繚繞的山坡上安靜豎立著數十棵、甚至整座山頭可能藏著上百棵的紅檜與扁柏。他們從千年以前就在這裡緩慢生長。藍腹鵬曾經在他們的根系之上覓食，帶著幼崽的台灣黑熊經過他們腳邊，布農族獵人也曾在他們的樹洞裡避雨。那時人類的文明還沒如此昌盛，昌盛到容不下一棵樹的生存。

我請嚮導等我一下，自己小心地爬下山坡，走進了一棵紅檜的樹洞，撫摸那腐朽中空的部分。腳踩著木屑感覺軟軟的，樹洞裡彷彿聞得到淡淡的檜木香；或許因為避風的關係，一進入樹洞彷彿溫度提高了一兩度，但我覺得那好像是樹的體溫。一個生命走進另一個生命裡面，巨大無比的樹像是一整個世界，無聲的包圍著我。

我依照你當初教的方法，試著把臉頰貼在樹的表面，仔細聽。四周非常安靜。但這次除了遠處的風聲以外，什麼聲音都沒有。

那時我才曉得，原來樹已經不再對我發出任何聲音了。

著賊偷

要進城去看醫生的那天，陳嫂一如往常，天還沒亮就醒了。房間裡很黑，窗戶封得密實，連一絲微弱的光線都沒有。但陳嫂已經很習慣這樣的黑暗了，在黑暗裡她還是能依稀看到房間的輪廓：榻榻米、實木書桌、銅製燈座的檯燈，這些都是她從舊厝搬來的物件，也是那段陳醫師還在世的時光，僅存的紀念。

厝內就只剩這些了，竟然還有人想要打它們的主意。即使已經那麼多年，陳嫂一旦想到還是不由得生氣起來。到底要把我們逼到怎樣的地步，那些人才甘心呢？

她一直等到窗外傳出一陣一陣鳥叫聲之後，才把木窗拉開一道小縫，讓光線照進來。鳥叫聲彷彿是一個暗號，陳嫂知道這個晚上終於過去了。賊仔再怎麼猖狂，還是不敢在白天打什麼壞主意的。

但也不見得。陳嫂想到前幾天上街去買東西的時候，市場裡新來了一個賣魚的攤

子。顧攤的是一對年輕夫妻，叫賣不怎麼熱心，攤子上擺的也都是常見的吳郭魚、草魚、大頭鰱，陳嫂原本想湊近看看魚的眼睛是不是晶亮，捏一捏魚肉緊實程度，但就那麼不巧剛抬起頭就和顧攤的那女人對到眼，陳嫂立刻起了疑心。

那女的分明就心虛。一眼，陳嫂只需要看一眼，心裡就有了底。而且陳嫂注意到，那女的雙手雖然戴著麻布手套，但長袖與手套之間露出來的肌膚白白嫩嫩，沒有一絲疤痕，怎麼說也不可能是一雙以賣魚為業的婦女的手。

多年來跟賊仔鬥智的經驗，讓她已經對他們的伎倆相當熟悉。賊仔善於偽裝，而且非常地有耐心。在真的要下手之前，他們會混入你的生活圈子裡，摸清楚你的生活作息、一舉一動，乃至於家裡訂哪份報紙、下午常去哪個鄰居家串門子、甚至固定在市場的哪個攤子買五花肉，都弄得一清二楚，搞不好比你先生你小孩都還要了解。想到這裡陳嫂不禁警戒地看了看四周，彷彿賊仔也能聽見她此時心裡在想的事情一樣。

即使賊仔這些年來一直處心積慮地打探她們家的狀況，但一直都沒有真的下手。陳嫂知道，他們在等待時機。其中一個證據就是這麼多年來，一直都有人監視著他們家。

賊仔來的時候再怎麼小心，家裡附近的狗都會知道，開始吠。先是一家，接著另一家養的狗也加入，然後整條巷子、連附近的流浪狗都此起彼落地叫了起來，再來是鄰居「碰」地大力關上窗戶的聲音。

夜裡的狗吠聲讓陳嫂從骨子裡冷了上來，那種冷，是在夏夜都還會止不住發抖的冷。起先陳嫂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對狗吠聲那麼敏感，但很多年以後她才忽然想起，陳醫師被帶走的那天深夜，狗群也是這樣起此彼落地吠。

有時候陳嫂也覺得奇怪，為什麼這些年來賊仔總是針對她家打探；明明家裡幾乎已經什麼都沒有了，他們怎麼還不放過自己？

陳醫師去世以後，她就將大街上的診所，連同所有的器材設備賣給了一位剛從軍隊退下來的「總統牌」醫師。換來的錢大部分拿去華南銀行做定存，少部分拿來搬家。

她早就託人物色到這間位於靜巷裡、院子有棵龍眼樹的老平房。房子說之前日本時代是公家機關的宿舍，格局不錯，甚至廁所裡還裝了馬桶。光復之後日本人回國去，不知怎樣，之後變成一個退役的將軍在住。這幾年將軍一家早就搬到車站附近的新房子去了，餘下的空屋反正也幾年沒人住，使用便宜的租金租給了她。

陳嫂盤算過，靠她一個人改衣服縫學號，加上那些存款，省著點用，或許夠兩個孩子念完高中。剩下的她不敢去想。

偶爾她結束一天工作，躺在榻榻米上但還沒睡著的時候，會想起診所剛開業時的樣子。陳醫師從屋子的整修、粉刷都親自監工，甚至是特別向國外訂購的蒸氣滅菌鍋都自己動手安裝，外牆洗石子牆面的施作方式還是他和工班商討出來的。

診所開幕那天，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都來了，在寬敞的前院裡拍了一張照，相片中她坐在中間，陳醫師穿西裝站在她身旁，手放在她肩上。她讓當時一歲多的小兒子坐在她腿上，大兒子站在身旁。她已經忘記那天到場的人有誰了，只記得太陽曬得她頭暈，一面還要哄著不安分的長子，汗水一路從髮際沿著頸子流到和服裡面，陳醫師暗地握住她的手捏了捏，在他身旁總是能讓她安心。

當時她與陳醫師新婚不久，在台北醫專高他幾屆的先輩引薦下來到基隆市街開業。那時候整個基隆診所還不多，當地人很快就聽說來了一位醫專剛畢業的年輕醫師，待人溫和，醫術精湛；尤其是外科手術，傷口縫得平整乾淨，每一段縫線像用尺量過的整齊，同樣的手術別人五天才能下床走，而他的病人只需要三天。

很快陳醫師的診所就擠滿了候診的人潮。有時候診所尚未開門，求診病患就在門口席地而坐。陳嫂不忍那些病懨懨的老人小孩坐在路旁，之後診所的正門都不鎖，她還特地移開前院的盆栽，擺了幾張長椅，讓患者最起碼有地方歇腳。

此後陳嫂每天早上，都要經過整院子或蹲或坐的求診患者，從隨身手袋裡掏出鏗亮的黃銅鑰匙，背著身後求診病人期待的目光，為診所開門。她每次都覺得這與其說是她的工作，還不如說是她的特權。她是手裡握著光的人。

陳嫂還未出嫁，在家裡做小姐的時候，她就憧憬著這樣的光。彼時她娘家在大崙坎經營茶葉批發的生意，將角板山附近批來的茶菁，初步處理之後，集中運往大稻埕的洋行。她小時候喜歡跟著父親去溪邊點貨。記憶中那都是春夏之交，茶葉正當盛產，天空像一張洗過的藍布在風裡曬，溪上聚集了長桅桿的帆船，船上載了一麻袋一麻袋的茶菁。

工人駝著麻布袋，拖著一串濕腳印上岸，把布袋堆在木板蓋的臨時倉庫內，經過她時招呼一聲「小姐」。她是她們家最受疼愛的么女，但已能隱約感覺到那聲招呼裡的尊敬，並不是對著自己發出的，而是自己身後某些更龐大的事物。

那時候大戶人家的小姐，要嘛是嫁醫師，要嘛是嫁律師或是老師。父親透過生意上的關係，偶然得知這個出身台南鄉下的木訥醫科生。雖然在他帝大同儕中並不是最出風頭的，但做事勤勤懇懇，她父親或許是想起了少年時的自己，心裡不禁生起了一股親切感。

後來的事就像大家聽過的一樣，她父親找人說媒，兩人在媒人的撮合下見了面。陳嫂還記得第一次在喫茶店見面的那天，自己幾乎不敢抬頭，把面前的白瓷咖啡杯與托盤打量了一遍又一遍。咖啡有沒有喝完她已忘了，媒人藉故離開之後，時間還早，那青年約她去台灣神社旁的圓山公園走走。

例大祭的日子就快要到了，他們沿著救使街道走到剛改建好的明治橋，一路上都已掛上燈籠；青年在橋頭讓她略為休息，兩人倚著花崗岩欄杆，看著橋下的基隆河，以及在河裡戲水的孩子，一邊笨拙地試探彼此。十月底的陽光還很清亮，但已不再像是夏季那樣灼人；青年很快就用盡了事前準備好的話題，因此整條路上多數時候，兩人都默默無言。她低頭看著人行道上的地磚，地磚上自己與他的影子肩並著肩；或許因為陽光的緣故，她的掌心與背頸熱熱癢癢的，雖然沒有說話，但她卻希望這條路可以無止盡地延長下去。

但她熱切的心起初差點被潑了冷水。那次之後過了很久，他才約她去西門市場街新開的大世界館看電影。她原本還因他的冷淡而生氣，後來才知道他家裡並不寬裕，看一場電影要省吃儉用好一陣子，而那天帶她去公園說起來也只是因為不需要什麼花費。她一方面對自己的生氣感到慚愧，另一方面心裡對那青年似乎又更親近了些。

像這類細小的回憶偶爾會出現在陳嫂的夢裡。在她生活最黑暗的時刻，這些關於過去的夢常常不小心像是月光一樣割傷她。

家裡真的撐不下去的時候，她也曾經一件一件把用過的東西拿去賣。她自己的衣服是最早賣掉的，然後是客廳那只從委託行買的發條咕咕鐘，陳醫師穿過的厚呢西裝……每賣掉一件生活中用過的舊物，她都覺得好像在跟自己一部分的過去告別似的。

陳嫂偶爾在兩個兒子都入睡之後，會用棉被蓋住自己的頭無聲地流眼淚；但就像是適度的疼痛能使人清醒，隔天她又會在兒子起床之前，用稀粥與醬菜打好早餐。

這些年的苦日子，陳嫂並不是沒有興起過向娘家求援的念頭。無奈家族的運勢像

是會彼此連動一樣，近幾年大崙崙溪淤積的狀況一年比一年嚴重，溪上船帆點點的情景不復存在，家裡的生意慘澹經營著，祖厝都快保不住了，嫁出去的女兒怎麼好意思再跟娘家伸手拿錢。

還是不要牽連不相干的人好，陳嫂這麼想著。時到時擔當，無米才煮番薯湯。這幾年陳嫂發揮著她裁縫的本領，這裡湊一些那裡補一點，奇蹟式地把家撐了起來。

說到番薯，她真的在小小的院子裡闢了幾道菜壟，種些一年四季都會長的烏甜仔菜與番薯，冬天灑莧菜與油菜的種子，夏天種皇宮菜。這些都是鄰人教她容易種活的野菜。然後是幾株蔥，一些蒜，九層塔也種了兩棵。

那幾壟菜壟輪流採收，每天都有新鮮的菜菜可以吃，要蔥要蒜苗的時候去院子裡剪一點也就是了，倒真的省了不少買菜錢。番薯葉白色的乳汁沾到手指上，很快就變為黑色，用水晶肥皂洗也洗不掉。夜裡她用黑色的手指整平布料，小心地不在布料上留下一點痕跡。

孩子們在這樣的環境，像灑在土裡的莧菜種子一樣長大。

在兩個兒子當中，她對大兒子最感虧欠。小兒子繼承了陳醫師的理性與冷靜，大兒子則是從她那裡繼承了浪漫與善感。他相當早熟，家裡還沒出事的時候，常一個人窩在家裡看不知哪裡借來的書，那些書裡的名詞都好陌生，她雖然識字卻都不太懂。大兒子上初中之後就對政治有自己的看法，這個年紀的男孩子像是春天的貓一樣難以理解：剛剛變聲，做什麼都神神秘秘，跟父母也不親。她也經歷過那段難熬的時間，就像是兩三歲時總是要發燒，等發燒過就好了。陳嫂有足夠的耐心。

但命運並沒有給她那麼多時間等待。那之後沒多久，一天夜裡幾個男人來敲家裡的門，客氣地說要瞭解一下事情，就把陳醫師帶走。那之後原本話就不多的大兒子，變得更加沉默了。

#

而這次來看診，也是大兒子的主意。

大兒子出社會工作以後，好像對家裡什麼事都有意見似的，一下說房間太暗，一下說家裡怎麼那麼髒，叫她把蒐集起來的瓶瓶罐罐拿去扔掉。陳嫂一開始還好聲好氣跟他解釋家裡著賊偷的事，以及那些看起來像垃圾的瓶罐與舊報紙其實都有用處，但

他聽過之後還是一副敷衍的樣子，到後來陳嫂自己也懶得再提了。

有時候陳嫂會因此而自顧自地生悶氣。她沒告訴過他們，自己一個人守著這個家有多辛苦。她白天幾乎足不出戶，夜裡失眠，醒著的時間都在防賊仔。偶爾外出買菜，總會覺得賊仔就要趁她不在侵入家裡，她的步伐越走越快，越走越急。這個家是她僅有的一切了，兒子都不在身邊的時候，剩她一個人捍衛陳醫師留下的這個家，讓兒子再怎麼樣都有家可以回來。

不過仔細想想，自從陳醫師入獄之後，她已經一個人孤軍奮戰很久了，但兒子不能理解她的付出還是讓她很受傷。

「阿母，你糞掃 (pùn-sò) 偌久無清矣？」大兒子一進門就大聲嚷嚷。

「有啦有啦，我攏有摒掃 (piàn-sàu) 啦。」

「我看是足久無摒呢。」大兒子走進廚房，再出來的時候拎了一簍發臭的空罐頭出來。「今仔日欲 (beh) 去台北看醫生你敢會記得？」

「有啦我有記得，車票我嘛拍好矣。」幸好他沒針對罐頭的事再多問什麼，不然陳嫂至少已經準備好要三個留下空罐子的好理由。

陳嫂沒有說的是，她已經很久沒有走去車頭那麼遠的地方了，昨天才發現原來有那麼多人要搭火車。她手裡把零錢包捏得很緊，在人群中忽然有一瞬間忘記自己來這裡要做什麼了，覺得胸口像是被石頭壓住，呼吸困難，冷汗像一條蛇從她的後背一路爬到後頸。

「今苦矣，車頭哪會遮爾濟 (tsiah-nī-tse) 人。」陳嫂在角落找了個人少的柱子靠著坐下喘口氣。從她的角度看過去，車站裡人來人往，每個人腳步都很快，好像都很明確知道自己要去哪裡。

陳嫂想起自己做小姐的時陣 (sī-tsūn)，彼時她亦常至鶯歌驛搭火車進城。那時還沒有戰爭，火車也總是慢慢地開，窗外的風溫暖地吹進來，她把頭靠在車窗邊的鐵框感受火車的節奏，少女的髮絲搔她的心裡發癢。

那時還是小姐的陳嫂嚮往著台北的熱鬧。她從火車站出來，逛完本町三丁目的商業街後，沿著京町通走到西門町，在片倉通吃和食，再拐個彎去大稻埕的永樂座看電影。回程上火車前，她會記得在台北買明月堂的和菓子回家當伴手禮。她最愛那裡的羊羹與大福，這樣精緻的味道是台北才有的，據說跟內地的名店不相上下。彼時戰爭

還沒開始，台北大空襲也還是很久以後的事（啊，她曾在報紙上看過頹圯的台灣總督府，炸彈落下的地點正是她當年散步過的區域）。當時還是小姐的陳嫂覺得這樣的生活，是會一直持續下去的。

現在她覺得自己忽忽就老了。那是一種胸口突然破了一個洞的感覺，有什麼東西不可抑止地湧了出來。陳嫂第一次切身意識到自己的老去，是從回過神來，發現自己熟悉的事物都已經不在開始。

#

大兒子和她搭火車到松山的時候已經接近中午了。他們先在車站附近的攤子吃了炒米粉，大兒子又在水果店買了一籃漂亮的蘋果，說是要送人的。她一路默默跟在身後走。

這一區是一大片剛落成不久的低厝仔，大兒子捏著一張紙，每走到路口處就必須停下來張望一下。陳嫂好奇他為什麼不乾脆問人比較快，但她終究沒有說出口，溫順地跟在他的後面；像是小時候，他也曾經跟在她身後走很長的路。

他們的目的地是一間醫院。從大門進去以後，有一片寬廣的院區，好幾棟彼此不相關的病棟依次排開。其中醫院的本館是兩層樓的洋房，有著氣派的玄關。那應該是日本時代建造的，剛落成時應該是很講究的醫院，但經過了那麼多年，時間在醫院的外牆留下了痕跡，榕樹的種子利用屋角堆積的青苔發了芽，根一點一點鑽入水泥裡。

兒子要她先在大廳的長椅上坐著等他，然後身影便消失在醫院走道的深處。陳嫂沒聽懂他一長串的解釋，似乎是他學校一位好友的長輩在這裡做事，為他引薦了醫師，基於禮貌，他必須先去拜訪他。看醫生是欲看啥物？陳嫂覺得莫名其妙，但大兒子很堅持要她來檢查一下。這幾年來陳嫂已經習慣事情都讓她大兒子作主了，尤其是成年後的他眉宇之間隱約可見到陳醫師當年的輪廓，讓她想到他們初相識的時候。

陳嫂坐在長椅上，花布包裹放在腿上，一邊無意識地剝著自己手指甲旁邊的皮，安靜地等著大兒子回來。但她在盯著大廳時鐘的分針靜靜地走完整整一圈之後，終於開始坐立不安了起來。

他去哪裡了？陳嫂心底隱隱約約泛起了不安的預感，她忽然想起陳醫師被他們帶上車的那天晚上，她也有這樣的預感。

她只能告訴自己，不會的，那都已經過去很久了。這裡是醫院，人來人往的，很安全，他們不敢這麼做的。況且現在局勢穩定，不會再有那樣的事情發生了。

像是為了要驅趕那樣的預感似的，陳嫂站了起來，決定先走去掛著「掛號處」牌子的櫃檯那邊問問。現在做任何事都好過在那裡坐著乾等。

一個戴眼鏡的男辦事員坐在櫃檯後方正抄寫著什麼，抬起眼皮看了她一眼，又繼續做著手邊正在做的事，頭也不抬地用北京話問她：「有什麼事嗎？」

「欲來掛號。」陳嫂訕訕地說。她同時想起很多年以前，自己也曾在自家診所的櫃台後方，幫病人掛號。

「掛哪位大夫？」

陳嫂一時語塞。掛哪位大夫？糟了。她思索著過來醫院的路上，大兒子到底有沒有說過要看哪位醫師？姓陳、姓張、還是姓林？好像說過又好像沒有。她還在回想的時候，辦事員已經不耐煩地「嘖」了一聲，這次終於抬起頭：「你、在、這、裡、看、過、診、嗎？」他一邊說，一邊把筆桿重重地扣在桌面上，像是加強每個字的語氣似的。

「無，無呢。」她小聲地說，好像為自己的格格不入而道歉似的。

「那就去那邊寫資料，不是這裡。」戴眼鏡的辦事員努了努下巴，不再理會陳嫂，又埋頭回到自己手邊的事去。

陳嫂順著他指示的方向看去，是一個寫著初診的櫃台。

「你好，我頭擺來遮，欲寫資料。」

櫃台後方，那位理平頭、顴骨高聳的辦事員沒有停下筆，也不知有沒有聽到。但陳嫂決定不急著問，就站在櫃台前，把這個空間裡裡外外打量一遍：這是一個厚重的實木櫃台，檯面因為無數人手部的摩挲而有了溫潤的光澤，那樣的表面上卻留下幾條被不耐等待的人用指甲摳出來的淺色扭曲線條，像是被蟲啃過的痕跡。最後，她的目光停在辦事員身後的日曆上。她發現日曆還停留在兩天前的日期。

辦事員這時才停下手中的動作，遞給她一張表格。那張紙上寫的全是漢字。幸好陳嫂有學過漢字，雖然那是她幼年時父親請的私塾老師教的，但至少現在可以猜得出每行字的意思。

她用圓珠筆仔細地在資料表上，一筆一畫寫上自己的名字，出生年月日，地址，像剛開始學寫字的小學生。寫到家庭與婚姻狀況那欄的時候，她的筆尖在空中停了一

瞬，才在欄位裡寫了「寡」。確定沒有缺漏之後，她放下筆，用雙手把紙交回去。

辦事員接過去看了一眼，皺了眉頭，用手中的鉛筆在紙上大大地畫了幾個圈之後，將原本的資料表連同新的一張遞回給她：「寫字要寫國字，日本字我看不懂。」他用手指重重地戳著紙頁，在桌面上發出篤篤篤的聲音，像是敲在陳嫂額頭上：「大正元年是哪一年我不知道，現在是民國了。把這些改好之後再重寫一張。」

啊，對了，現在是民國了。已經不是大正，也不是昭和年間了……今年是民國幾年？陳嫂一緊張，腦袋一片空白，忽然不知道該怎麼用民國紀年。

她看了看四周，大廳裡一個穿長袍的老醫師抱著厚厚的病歷本匆匆走過，兩個護士在角落低聲交頭接耳，長椅上一對老夫婦正在安撫著明顯已經成年、但臉上卻充滿稚氣，正在像孩童一樣鬧脾氣的兒子。一隻迷路的蜜蜂撞著走廊上的玻璃窗飛不出去，發出嗡嗡的聲音。

就在陳嫂幾乎要放棄的時候，她想到了日曆。啊，幸好還有日曆。她艱難的從上面的年份回推，然後驚奇地發現，她出生的那年，大正元年，正好是民國元年。

把資料表交回去之後，陳嫂領到一張紙片，上面寫了：神經精神科／第三診間／

三十八號。辦事員要她穿過大廳之後，在第一個走廊左轉，然後找到掛有第三診間的牌子，在那裡等待叫號。

她從大廳的長椅換到候診區的長椅，但大兒子仍然沒有回來。陳嫂不太敢看身旁候診的人，他們好像跟一般人不太一樣，但陳嫂也說不出哪裡怪。當真要說的話，她注意到對面長椅上一個和她年紀相仿的婦人，眼神空洞地看著前方；而她隔鄰長椅上有另一位男人，外觀已分不出年齡了，可能有幾個月沒有刮鬍子也沒有盥洗，對著空氣喃喃自語著。

陳嫂不敢正眼看他們，只好盯著自己的膝蓋瞧。只是他們的身邊幾乎都有家人，但她的兒子去哪裡了呢？

#

每個病人都進去診間很久的時間，但陳嫂也不急，就坐在椅子上看著窗外的陽光漸漸地變得稀薄。叫到二十二號的時候，大兒子回來了。他匆匆忙忙的從走廊的盡頭過來，走得很急，額頭上的髮絲因出汗而變得一絡一絡的；白色的襯衫都濕得透了，

貼在身上，之前提著的水果籃已經不在手上了。陳嫂發現兒子已經在自己不知道的時候，長成一個大人了。她想起他小時候出門玩回來的樣子，也是紅撲撲的臉蛋，衣服濕透。她很想要把毛巾浸涼，擰乾，舖在他背上。

「阿母，你是走去佗位仔（to-ni-a），哪會四界揣（shue）無你？」大兒子埋怨地說。

「無啦，就佇遮爾（tio-tsia-niá）。」

「我有拜託我熟似（sik-sai）的人予你較早入去。毋是這間。」大兒子將她牽去另一處診間的門前等。「我攏有吩咐過矣，是上有經驗的醫師。」

陳嫂點點頭，沒有多說什麼。原本想問他之前掛的號怎麼辦，但後來還是決定讓兒子處理這一切。她覺得現在兒子比自己更懂得處理這些人情世故。他陪她坐在長椅上等，忽然覺得自己好像回到童年時，被爸爸帶來醫院看病。陳嫂覺得或許只要活得夠久，就會發現時間是一個迴圈，人是可以朝向過去活著的。

那這樣的話，她是不是能再次見到陳醫師？

她有點羨慕早逝的他，不用經歷那之後她所經歷的一切。她聽過一個講法，死去的人很快就死了，但活著的人把同樣的痛苦拉得很長。告訴她這句話的那個人，也有家人在那場事件中死去。她一開始還聽不太懂，但之後越來越覺得有道理。好像痛苦累積得越多，就能越貼近陳醫師似的。

醫師看得不快，又等了一下子才輪到他們。進了診間，頭髮花白的醫師先請他們坐著，先和陳嫂寒暄。醫師熱心地問了許多她家裡目前的狀況，只是陳嫂並不想多提，一方面是講那些艱苦的代誌感覺歹勢，另一方面，她也說不上來，只要是與陳醫師有關的事，能不提她一向都盡量不提。她覺得現在生活過得下去就好，過去的事想它那麼多做啥。

醫師反覆問了幾句不得回應之後，轉頭去問陳嫂的兒子。

「伊彼款症頭啥物時陣開始的？」醫師略略壓低了聲音問。

他想了想，「實在真久矣。自我細漢就按呢。」

「哪會到這馬才恁（shua，帶）來？」醫師皺了眉頭。

「無啦，進前毋知愛來予醫生看，無早就恁來囉。」

「好啦。你講，伊一直感覺有人欲害伊，是無？」陳嫂的大兒子點了點頭，醫師

繼續問。「是啥物人欲害伊你敢知影？」

大兒子遲疑了一下：「伊一直講是賊仔，但是有時陣閣講是政府的人。」

陳嫂在旁邊聽著，忽然緊張了起來。不對，錯了，這是千萬不能講的。他年紀還太輕，沒有經歷過這些事，不知道事情的輕重緩急。陳嫂把放在膝上的手捏到骨節都發青了，一種幾乎是出自於本能的恐懼讓她心裡的警鈴大作。自己從小就教過他不可以碰政治，不可以提到政府的，家裡人說的話千萬不能對外人講。怎麼可以隨口就透漏給一個不認識的人？

「……暗時仔攏無人，應該是袂才著啊。」

她下意識的看了看四週。門外候診區那個喃喃自語的婦人不知道去哪裡了，流浪漢一樣的男人還在那，長髮蓋住眼睛，看不見他的臉孔，也看不出他在看哪裡。

「伊敢會做出啥物危險的代誌？」

他不是不是一直在觀察這裡？陳嫂警覺起來。說不定他也是賊仔派來的人。他們竟然能跟到這裡來，陳嫂也不免佩服。但轉念一想，賊仔一整天都監視著他們家，跟到這裡來也只是遲早的事。

「無呢。定定一个人佇厝內惹惹唸 (seh-seh-liam) 按呢。」

等等，這樣太危險了。若他們都是一夥的……陳嫂不由得抬起頭，仔細打量坐在木桌後的醫師。那個穿著白袍的中老年男子戴著厚重的眼鏡，帶著一絲書卷氣，幾乎要讓陳嫂相信他是真正的醫生了。

但是慢且，賊仔是如此善於偽裝。他們可以是醫師，是郵差，是報社的記者，是國小警衛。身邊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是賊仔的同夥。陳嫂想，千萬不能掉以輕心。不能相信任何人。

啊，但是，她忽然想到，假如陳醫師還在世的話，大概也是這個年紀了。如果他是真的醫師，那或許他也認識陳醫師，說不定還是醫專時期的上下屆。陳嫂心裡一酸，老醫師活到了現在，繼續被人尊敬著，但陳醫師卻永遠留在那個年紀裡了。為什麼人的命運會如此不同？

「我看，先安排檢查好矣。有可能愛蹓院 (tua-inn)。」老醫師拿起鋼筆在病歷紙上沙沙書寫，然後回頭和陳嫂說了些話。

到底那個醫師說了什麼，陳嫂其實沒有聽進去。後來她想，大概是要做檢查或是

吃藥之類的，但那時候陳嫂的靈魂飛進了回憶裡，回到了陳醫師還是一個前途光明的年輕醫師那時候，所以她絲毫沒有注意到一位護士已經走到她左後方，正要攬住她的手臂扶她起來。

接下來的事，她自己也說不清楚。她被攬住手臂的當下，只感覺到巨大的恐懼襲來。她聽到一聲淒厲的慘叫，像是從某個很深的地方鑽出來的聲音似的，她隨後才發現原來那聲慘叫出自於自己的喉嚨。

然後陳嫂發覺，一部分的自己彷彿脫離了身體，用一種旁觀者的角度，淡漠的看著接下來發生的事。

她看見自己用超出一個中年婦女該有的力氣，格開了護士伸過來的手。接著她的手肘往後擊中了護士的心窩，護士沒料到她會有這麼激烈的反應，尖叫一聲往後跌，摔在身後的牆上。大兒子見到眼前的景象也傻住了，上前要拉她，卻被她給大力掙脫。醫師從後面架住陳嫂，這時候起來的工作人員隨後湧上，七手八腳的將陳嫂壓制在地上。

有人從遠處推來一張鐵床，眾人用尼龍帶將陳嫂縛在床架上，一邊避開她掙扎亂

踢的雙腳。除了旁觀的大兒子，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陳嫂在床上流下了眼淚，嘴裡唸著什麼，好像是在說：「毋通綴 (tue) 伊去。阿國緊走，緊走。」現場實在是太混亂了，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只有她的大兒子知道，阿國，是他母親常呼喚的父親的小名。

#

護士用針筒從小玻璃瓶裡抽了些透明的藥液，注射進陳嫂的上臂。針刺進去的時候不會痛，但推藥液的時候感覺酸酸的，從肌肉的深處擴散開來。

打完針不久後，陳嫂安靜地睡了。老醫師叮囑著把陳嫂安置在一個空房間裡，叫她的大兒子先去櫃台辦住院手續。

回到空房間之後不久，陳嫂醒了。在病床上睡了一覺，她的情緒穩定了些，但她的大兒子扶她下床上廁所時，發覺她的步伐變得蹣跚，走路顛顛倒倒，像是廟會裡的七爺八爺。

這麼一來醫師卻不敢讓她兒子回家了，這晚兩人就在醫院度過。陳嫂躺回床上雖

然能繼續睡，但小房間裡整晚都是她的尖叫聲。一直到隔天清晨陳嫂醒了以後，護士才跟她兒子說可以離開了。當她知道要一個人被留在醫院裡的時候，露出了她兒子有記憶以來，見過母親最惶恐的神情。他們的身分調換，好像他是她的父親，而陳嫂退化成需要他照顧的女兒。

他正想要說一些安慰她的話，讓她願意好好待著，沒想到陳嫂先開口了。「好啦，你緊轉去，莫煩惱我。」

這樣的反應大出她兒子的意料之外。他原本還在思考要怎麼樣說服母親留在醫院接受治療，沒想到過了一個晚上，母親就變得如此理智。看起來注射真的有效。她也知道自己頭腦有病，願意接受治療。

但此時陳嫂想的是另一件事。陳嫂知道，她已經完全落入賊仔的掌控之中了。她所擔心的事果然成真，醫院裡一定是有他們的人的，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跟他們妥協，讓兒子能夠平安回去。或許他們抓住自己，就不會對兒子出手了。別把年輕人牽扯進來，他們什麼都不知道，也沒必要知道。我們這一代的事，就留在我們這一代。她絕望地想著。

#

等到陳嫂的兒子辦完手續回到家，已經是第二天的中午過後了。他不太習慣只有自己一個人的家裡，但心裡想，剛好，趁這個機會把家裡打掃一下。

他先把陳嫂的行李放回她的房間，但才經過便所，忽然覺得哪裡不太對勁，讓他又折回去看。

只見白盜的馬桶裡，躺著一坨巨大的排泄物。那坨屎幾乎不像是人的，簡直像是熊、或某種巨大的獸類的糞便。遺下的時間大概有些久了，糞便的表面失去水分而凝結，變成像是某種樹皮一般的粗糙表面，便所的空間瀰漫著稀薄的臭味。

大兒子非常肯定，他們出門之前是沒有這坨排泄物的。難道這中間曾經有人來過家裡？是誰？是來做什麼的？

他警覺了起來，隨手抄起牆角的掃帚，逐一巡視房間。沒有。沒有人。門窗也都鎖得好好的，除了那坨屎以外，一切都維持著他出門之前的樣子。

他的頭皮發麻。所以母親並不是在胡言亂語？難道說他們離開家的這段時間裡

面，是真的有人進來過？他忽然想起曾聽過一個說法，賊仔如果因故無法從某一家帶走任何東西的時候，就得自己留下一件物事；可能是一根頭髮、或一泡尿，作為交換，以避免晦氣。

那坨屎就是他們來過的痕跡。賊仔要讓你知道，你的一舉一動都在他們的掌握之中。他們來過了，而且如果他們想要，隨時還可以再來。

氣球最終能帶我們到哪裡

在跟你說我爸的事情之前，有件不太相關的事情我想先講，就是其實還滿討厭作文課的。

我想很大的原因之一，是作文題目常常跟家庭有關。

「我的爸爸」，「我的媽媽」，「我的家庭」；每次寫到這類的題目我都都很傷腦筋。關於我家的狀況，我寫也不是，不寫也不是，只好前面胡亂寫一些言不及義的字，最後用「希望我長大以後可以追隨 蔣總統的腳步，解救苦難的大陸同胞，讓神州大地上千千萬萬的家庭，能夠過上跟我們一樣的好日子」做結尾。但這樣的文章連我自己看了都覺得想笑，怎麼可能會得高分？

畢竟每個人只會有一個家庭，我也不知道其他人的家裡長什麼樣子，但我想應該都跟課本上寫的一樣，爸爸上班，媽媽做家事買菜，和樂融融吧。如果我家也是這樣